



栗谷全書 二十

聖學精要

子二十七

~ 16
2426
20



和
2426
37-20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一目錄

聖學輯要三

修己第二中

誠實章第五

矯氣質章第六

養氣章第七

正心章第八

檢身章第九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一

聖學輯要三

修己第二中

誠實章第五

臣按窮理既明可以躬行而必有實心然後
乃下實功故誠實為躬行之本

子曰主忠信

論語下同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為實心信為
實事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
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朱子曰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篤厚也○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朱子曰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之參見曲禮謂兩人並坐並立我毋往參之為三也言與我相參也衡軛

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

見朱子曰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雖欲頃

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

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

不忘也○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

終至於喪己○又曰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

事好名與好利清濁雖不同其利心則一也○慶

源輔氏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

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

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

人者輕浮淺露○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

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

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學大

朱子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慎之於此以審其

幾焉○又曰如知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又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又曰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又曰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

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矜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朱子曰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慎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中庸

朱子曰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孝而不誠則無孝弟而不誠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朱子曰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

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朱子曰善

臣按天有實理故氣化流行而不息人有實心故工夫緝熙而無間人無實心則悖乎天理矣有親者莫不知嘗孝而孝者鮮有兄者莫不知當弟而弟者寡口談夫婦相敬而齊家之效蔑聞長幼朋友亦莫不然至於見賢

知其當好而心移於好色見邪知其當惡而私愛其納媚居官者說廉說義而做事不廉不義莅民者曰養曰教而爲政不養不教又或強仁勉義外似可觀而中心所樂不在仁義矯僞難久始銳終怠如是之類皆無實心故也一心不實萬事皆假何往而可行一心苟實萬事皆真何爲而成故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願 畱庵念焉○臣又按誠意爲修己治人之根本今雖別爲一章陳其大槩而誠之之意實貫上下諸章如志無誠則不立理無誠則不格氣質無誠則不能變化他

可推見也

矯氣質章第六

臣按既誠於為學則必須矯治氣質之偏以復本然之性故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變化氣質此所以矯氣質次於誠實也

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周子通書下同

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又曰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

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

惟中也者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程子曰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

周書洪範

蔡氏曰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朱子曰克治也資質沈潛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黃氏曰為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論語

朱子曰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右言氣質不同而矯之各有法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論語下同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與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言如人色欲重則先節其色利欲重則先絕其利之類此是勇猛克己之要法

○朱子曰己之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鼻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仔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與克去薛氏曰私無大小覺則克去○又曰禮是自

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

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程子曰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葉氏曰目者一身之階
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

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聽箴

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知誘物化者

而化也心體本正由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

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

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陳氏曰支猶木之枝從

中之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

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

臣按習與性成謂積習成功則若出於天性也所

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天性謂當初稟

受氣質之性非謂本然之性也○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

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

決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克己為切

變化氣質之要法故程朱之言如此

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損之象

程子曰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懲戒其

忿怒窒塞其意欲也○又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又曰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

以治懼○又曰語云根也慾焉得剛甚哉慾之害

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惟思而能窒慾會子三省窒慾之道也○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故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摧山

右言矯氣質之法在克己

己之難克者惟忿與慾故表而出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下同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學乃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董氏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

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鹵莽不用心也或作滅裂輕薄也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吳氏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

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者皆可變而美矣况其生而美者乎○朱子曰向見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家事器也後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間看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右言矯氣質之功在勉強

臣按一氣之源湛然清虛惟其陽動陰靜或升或降飛揚紛擾合而為質遂成不齊物之

偏塞則更無變化之術惟人則雖有清濁粹駁之不同而方寸虛明可以變化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虛語哉氣清而質粹者知行不勉而能無以尙矣氣清而質駁者能知而不能行若勉於躬行必誠必篤則行可立而柔者強矣質粹而氣濁者能行而不能知若勉於問學必誠必精則知可達而愚者明矣且世閒衆技孰有生知者哉試以習樂一事言之人家童男穉女初業琴瑟運指發聲令人欲掩耳不聽用功不已漸至成音及其至也或有清和圓轉妙不可言者彼童男

穉女豈性於樂者乎惟其實用其功積習純熟而已凡百伎藝莫不皆然學問之能變化氣質者何異於此哉嗚呼百工伎藝世或有妙絕者而學問之人未見其變化者只資其知識之博言論之篤而已剛者終不足於柔善柔者終不足於剛善貪者未見其爲廉忍者未見其爲慈輕者未見其爲沈重然則人之實功只在百工伎藝而已不在於學問也可勝歎哉願 畱睿念焉

養氣章第七

臣按矯治固當克盡而保養不可不密蓋保

養正氣乃所以矯治客氣也實非二事而言各有主故分爲二章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下同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五子之歌曰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程子曰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臣按上章以克己言故曰窒慾此章以養心言故曰寡欲窒慾之慾專指私欲言寡欲之欲泛指心所欲而言故曰人之所不能無但多而不節則便是私欲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

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朱子曰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

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子曰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

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葉氏曰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也

右專言養志氣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論語

朱子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節也

易曰慎言語節飲食

頤卦象辭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又曰真元之氣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兩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又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邢恕曰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

子之所慎齋戰疾

論語

朱子曰齋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慎也○又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程子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張南軒曰

若他人養生要嚴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又歸自涪州氣貌容色

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

右兼言養血氣

臣按仁義之心人所同受而資稟有開蔽真元之氣人所同有而血氣有虛實善養仁義之心則蔽可開而全其天矣善養真元之氣則虛可實而保其命矣其養之之術亦非外假他物只是無所撓損而已天地氣化生生不窮無一息之停人之氣與天地相通故良心真氣亦與之俱長惟其戕害多端所長不能勝其所消展轉楛亡故心為禽獸氣至天札可不懼哉害良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

而害真氣者亦不出是欲焉蓋耳目之好聲色固害於心而淫聲美色為敗骨之斧鉅口體之有嗜好固害於心而快口之味必傷五臟宴安之便能解筋脈遂使動息乖方喜怒失中心日益放氣日益蕩終至於一氣絕貫百骸解紐矣將何以立命而長世乎然則養心養氣實是一事良心日長而無所戕害終至於盡去其蔽則浩然之氣盛大流行將與天地同其體矣死生脩天雖有定數在我之道則有以盡之矣豈不自慊乎願 畱庵念焉

正心章第八

臣按上二章工夫莫非正心而各有所主故別輯前訓之主於正心者詳論涵養省察之意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間斷故此章大要以敬為主焉

第三章收斂
敬之始也此
章敬之
終也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程子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又曰若不能存

養只是說話

臣按孟子所謂存養通貫動靜而言即誠意正心之謂但先賢論靜時工夫多以存養涵養為言故採其切要之語錄之如左

程子曰涵養便到清明高遠○或問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續充耳凡物之過乎前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蘇頌問於喜怒哀樂之前

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發一可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精微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朱子曰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

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又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敬字也○西山真氏曰戒慎恐懼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不昏昧而已思慮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揜者

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

臣按未發之時此心寂然固無一毫思慮但寂然之中知覺不昧有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處極難理會但敬守此心涵養積久則自當得力所謂敬以涵養者亦非他術只是寂寂不起念慮惺惺無少昏昧而已○或問未發時亦有見聞乎臣答曰若見物聞聲念慮隨發則固屬已發矣若物之過乎目者見之而已不起見之之心過乎耳者聞之而已不起聞之之心雖有見聞不作思惟

則不害其爲未發也故程子曰目須見耳須聞朱子曰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以此觀之未發時亦有見聞矣○又問曰常人之心固有未發時矣其中體亦與聖賢之未發無別耶臣答曰常人無涵養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則亂中體不立幸於須臾之頃不昏不亂則其未發之中亦與聖賢無別但未久而或頹放或膠擾旋失其本體則霎時之中安能

救終日之昏亂以立大本乎○又問延平先生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李先生靜中體認大本此說何如臣答曰纔有所思便是已發既云體認則是省察工夫非未發時氣象也故朱子晚年定論以體認字為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學者靜坐時作此工夫輕輕照顧未發時氣象則於進學養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

朱子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

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至此不可不審也

右言涵養

○誠無為幾善惡周子通書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未發時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趙致道曰此明人心未發之體

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
 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善惡雖
 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
 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
 相達者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
 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私
 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
 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
 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
 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於直
 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

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范陽張氏曰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
 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
 慎其獨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周書多方

蔡氏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
 所向方聖固無所謂罔念也一念之差雖未至於
 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
 謂與

孟子

朱子曰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

定時亦無定處危動難安如此○又曰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今復有物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其言謬矣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

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程子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奏劄曰士大夫之進說者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於事爲之末臣恐其未足以端出

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臣願陛下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則行之惟恐其不力知其爲非則去之惟恐其不果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

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大學下同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朱子曰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又曰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畱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

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
○程子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戒學者曰心不可有一事○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曾為悔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身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若不存便無主宰無以檢其身○又曰此心之靈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

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

○又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聲一聲未絕此心已自走作

因是警省乃知為學須是致志○程子曰心要在

腔子裏腔子猶言軀殼○南軒張氏曰心在焉謂之敬方氏曰上說有心者之病此說無心者之病臣按此雖有有心無心之別其實心有偏繫故不能立主宰而有所不在矣然則有心無心非二病也

右言省察

○伊尹曰顧諟天之明命商書太甲

朱子曰顧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天之明命即

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又曰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雙峯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此之謂常目在之○胡季隨曰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禮記

陳氏曰毋禁止辭○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

辭輕以疾已上四條釋經意○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

謂一問主一無適朱子曰只是莫走作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學問只

要專一○薛氏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

二步心在第二步上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

在二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五步之外即

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

第一字上件件專一便是敬○覺軒蔡氏曰主一

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也有

事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而主一也○

朱子曰無事時敬在裏面謂心中也有事時敬在事上

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學到專

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

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嚴威

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朱子曰伊川整齊嚴肅一段是

切至工夫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

朱子曰惺惺乃

心不昏昧之謂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

○和

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

敬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

○或問三先生

程子謝氏尹氏

言敬之異朱子曰譬如此

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

在其中矣

○廖子晦曰程子曰有主則實

程子曰

實外慮不能入

又曰有主則虛

程子曰有主則虛實二說

雖不同皆謂以敬為主也朱子曰子晦之說甚善

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

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

八條論敬字之義

○程子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

日儉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

束則日就規矩○程子曰敬勝百邪○朱子曰敬

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

自退聽○又曰敬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

自明人欲上來不得

已上四條論敬勝人欲

○朱子曰靜中

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

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

自當見效○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

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著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放退只是勿為念慮所牽而俱往也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便是敬

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又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病生矣○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沫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安排等侯即成病耳已上七條言察治病痛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

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朱子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常若有畏則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勉齋黃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語也然師說又以敬字惟畏為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之時自無雜念閒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覺軒蔡氏曰人之一心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動於欲則此心之體用將隨之而昏且亂矣此

所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此敬字之義所以惟畏為近之已上四條以畏釋敬字之義○南軒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嚮晦宴息亦當隨時某以為嚮晦入宴息乃敬也知嚮晦宴息之為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此言敬無時不在蓋晝夜動靜當無間斷若以入夜宴息為非敬則非知敬者也○薛氏曰古語云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

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百體解弛雖曰
有人之形而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
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

此言敬以聚德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易坤卦文

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
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
立其德盛矣德不孤也○朱子曰本領則當以敬
為主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
助只是一介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無事時一直
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

別非以動靜為判然二物也○程子曰存養熟後
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
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
直內內直則外必方○五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
義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曰說只恁地
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
纖毫私意會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
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
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
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如今說
得儘多只是不曾將身已做若實把做工夫只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禮大戴

朱子曰敬便豎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
理從事是欲敬義是體用○真氏曰敬則萬善俱
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
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此

語出於丹書丹書載黃帝顯帝之道故稱上古聖人○程子曰敬義夾持直

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最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

下要然不得莫敬一箇有些走失如此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也

臣按敬體義用雖分內外其實敬該夫義直

內之敬敬以存心也方外之義敬以應事也

朱子敬齋箴發明親切故謹錄于左

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此

辭無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蟻

蟻埳也言能折旋於狹小之地也此言動無違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

兢兢罔敢或易此言表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

屬屬罔敢或輕此言裏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存靡他其適此言心之正弗貳以二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言事之主從事於斯是曰

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總結須臾有閒私欲

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以時言此言毫釐

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毫釐以事言此言事不能

主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結一篇○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朱子堂

房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記之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

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玩而樂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右通論涵養省察

○子曰閑邪存其誠易乾卦文言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誠只是一事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

雖正亦邪○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此是浮念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臨川吳氏曰凡人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纔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豈可躐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亦孔子語

朱子曰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夫子此言為論詩而發第以思無邪是誠故載乎正心之章

程子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邵子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

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

臣按誠者天之實理心之本體人不能復其本心者由有私邪為之蔽也以敬為主盡去私邪則本體乃全敬是用功之要誠是收功

之地由敬而至於誠矣

右言存誠反復以盡正心之義亦兼涵養省察而言

臣按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如鑒之空如衡之平而感物而動七情應焉者此是心之用也惟其氣拘而欲蔽本體不能立故其用或失其正其病在於昏與亂而已昏之病有二一曰智昏謂不能窮理昧乎是非也二曰氣昏謂怠惰放倒每有睡思也亂之病有二一曰惡念謂誘於外物計較私欲也二曰浮念謂掉舉散亂掉舉念起之貌相續不斷也此念非善非惡故謂之浮

念 常人困於二病未感物時非昏則亂既失未發之中矣其感物也非過則不及豈得其已發之和乎君子以是為憂故窮理以明善篤志以帥氣涵養以存誠省察以去偽以治其昏亂然後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鑒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及其感也無不中節鑒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與天地同其舒慘矣學者之用力最難得效者在於浮念蓋惡念雖實苟能誠志於為善則治之亦易惟浮念則無事之時倏起忽滅有不得自由者夫以溫公之誠意尙患

紛亂况初學乎

程子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他日又曰君實近年病漸較然放

得下也○臣按不知學者放心而任其思故不自知其為浮念之為擾 學者須是恒

主於敬頃刻不忘遇事主一各止於當止無事靜坐時若有念頭之發則必即省覺所念何事若是善念則即勇猛斷絕不留毫末苗脈若是善念而事當思惟者此善念之則窮究其理了其未了者使此理豫明若不管利害之念或雖善念而非其時者則此是浮念也浮念之發有意厭惡則尤見擾亂且此厭惡之心亦是浮念覺得是浮念後只可輕輕

放退提掇此心勿與之俱往則纔發復息矣
念慮紛亂時此心省悟知其為浮念勿為所牽而俱往則漸當自息如是用功
 日夕乾乾不求速成不生懈怠如未得力或有悶鬱無聊之時則亦須抖擻精神洗濯心地使無一念以來清和氣象久久純熟至於凝定則常覺此心卓然有立不為事物所牽累由我所使無不如志而本體之明無所掩蔽睿智所照權度不差矣
張子曰定然後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最不可遽冀朝夕之效而不效則輒生退墮之念也正心是終身事業其要則方氏所謂中虛而有主宰者是也願 畱睿念

焉

檢身章第九

臣按正心所以治內檢身所以治外實是一時事非今日正心明日檢身也第其工夫有內外之別故分為二章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禮記下同○孔子語止此

長樂劉氏曰身雖在我其氣則受于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

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孔子曰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

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黨類也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右言敬身謹禮之功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大雅

朱子曰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

司存論語

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又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呂榮公常言後學須理會氣象氣象好

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坐如尸立如齋禮記下同

鄭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齋亦當如祭前之齋○

謝氏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謂程子

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

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曾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慎也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論語○記孔子之事

朱子曰造次不離於正也○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禮記下同

陳氏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

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陳氏曰趨時歌采齊之詩以為節行時歌肆夏之詩以為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風鴈鳩

朱子曰忒差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成儀也真氏曰自古之論威儀者非事嚴猛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也儀非事容飾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夫是

之謂儀也

右言威儀容止之則

○召公告武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德盛不狎侮狎侮

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周書旅

蔡氏曰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

之心言慎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

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

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

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蔡氏曰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

其正而已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

蔡氏曰或猶言萬一也矜矜持之矜○呂氏曰此

卽慎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

慎德矣○蔡氏曰人主一身萬化之原苟於理有

毫髮之不盡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

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

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右言戒飭無怠之意

臣按心為身主身為心器主正則器當正但

不可任其自正不爲之檢攝故大學之序修身在正心之後其用功之方不過容貌視聽言語威儀一循天則而已形色天性也一身之中一動一靜孰無天則者乎格物致知所以明此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蹈此則也二者備矣然後可臻踐形之域矣世之人或有修飾容儀甚是可觀而內無操存之功者此固穿窬之比不足議爲若其天資寡慾不被物誘而坦率自樂以爲但當內正其心不必拘拘於外貌者亦不可入道終爲俗中好人而已况外貌不莊中心亦懈未可保其不

流於放蕩也哉此所以旣正其心又不可不檢其身也然彼身無檢束者心必不得其正故也苟能正心則事事無不求正矣豈有以己身安於不正之理乎然則身之不修乃心不正之故也願 畱睿思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一

